

笔者初秋时节赶到长白山,公干是探访中华秋沙鸭,私心却是躲避烦热,早乘秋凉。为什么一定是长白山?因为自第三纪冰川期开始,中华秋沙鸭便是华夏大地的独特物种,如今数量比扬子鳄还稀少,而它们的繁育地恰好就在长白山几处临水的“针阔混交林”。

初秋观赏中华秋沙鸭,据说能看到雌鸭带着七八只雏鸭戏水、觅食,而更重要的则是能够看到雄鸭,因为雄鸭相貌高古,头颈纯黑,额头上长出“怒发冲冠”般的冠羽,喙掌蜡红,两肋呈现鱼鳞状白质黑斑的斑纹。雌鸭的头颈棕红色,冠羽也是棕红色,其余特征与雄鸭相仿,但不似雄鸭那么威风。顺便说一句,我国有5种秋沙鸭,其他4种不稀奇,只有中华秋沙鸭最珍贵,相貌也最奇特,因为这种奇特的相貌,自古至今,每年它们自长白山向东南沿海和西南山泽迁徙的途中,会被沿途各地的人们取些别名,例如“花鸭”等等。

需要说明一下,笔者不是鸟类学者,连业余也不是。笔者对中华秋沙鸭发生兴趣,源自于对“鸭与唐诗”的兴趣,发现家鸭、野鸭、凫和鸳鸯等雁形目鸭科的鸟类,在唐诗中乃是极富趣味的形象和修辞工具,于是,“中华秋沙鸭与唐诗”便成为了这篇小文的主要内容。

在长白山很容易看到古人称作凫或鸳鸯的野鸭,它们的数量和种类很多,与中华秋沙鸭一样,都是每年4月飞来这里繁育后代,深秋10月雏鸟长大后向南方迁徙。它们这种在准确时间、沿准确路线迁徙的生物行为,被华夏文明赋予了多重文化意味,最宜人诗。

笔者终于看到了中华秋沙鸭。在二道白河的中央沙渚上,有片不大的针阔混交林,笔者将手机摄影镜头放大到极限,能够看到一小队中华秋沙鸭从林中走出来,跳入河里。虽然这仅仅是模糊的影像,无法近观,但笔者感觉很满足,不枉长途跋涉而来。何必必要近观呢!笔者此来所者为唐诗,或者说唐诗与中华秋沙鸭的联系,能够远远瞥上一眼这种上古遗珍,便与唐代诗人瞥见中华秋沙鸭的那一瞬相仿了,于是,唐诗的诗意由此在古今之间建立起联系,用最时髦的高科技话语来说,这是笔者、唐代诗人、中华秋沙鸭三者之间发生了“量子纠缠”。那么,笔者想与谁量子纠缠?当然要选择圣杜子美先生啦!

“花鸭无泥滓,中庭每缓行。羽毛知独立,黑白太分明。”这是杜甫《江头五咏其四·花鸭》的前四句。《江头五咏》创作于成都浣花里草堂,邻近的浣花溪应该是古代中华秋沙鸭迁徙路线上的栖息地。杜甫在诗中分别写了丁香、栀子、鸂鶒、花鸭和丽春,五种喻体表达的却是同一主题,即他在成都尹、剑南节度使严武幕府中的境遇和生命感受。

这四句诗表面讲的是,中华秋沙鸭洁净自

## 唐诗飞度秋沙鸭



龙一

高,此刻居然接近人类居所,也是无可奈何,只能小心谨慎,但它们头上的冠羽高耸,身上白质黑章的花纹醒目,如是与众不同,不惹人注意很难。实际上,此处的中华秋沙鸭乃诗人自况,讲杜子美先生爱惜自己的道德情操和品格声誉,小心保护,避免世情污染,只是,他非常担心自己的这些特性已然惊动同僚,引发妒忌。

每次学习杜甫的诗歌,笔者总会不由自主陷入世俗化的揣测与不信任,会暗暗自问:“杜子美先生的品格与行为当真如他诗歌中表现的那样吗?”尽管最后的结论相同,杜甫现有的全部材料能够证明,他真乃古今少有的诗歌、道德、品格与行为高度一致的诗人,但因为这种人太稀少了,所以每次再“见到”杜甫时,笔者总是习惯性地再怀疑一次,然后再说服自己一次。笔者非常感激这种怀疑与说服,它等于是——再、再而三地让自己相信人性的正面价值,相信有人能够将个人的本质做到最真诚的外化。《江头五咏》不是杜甫最好的诗,却是对自身情感最真诚的表述与表达。

这五首诗应该创作于762年初春,杜甫五十一岁,成都浣花草堂已经建成一年半,他的日子过得极其困苦,贫病交加,但比起他前六年遭逢安史之乱,趋避投奔,几近被杀或饿死,总算是安定了下来。前一年冬天,他的老朋友,著名的边塞诗人、蜀州刺史高适来草堂做客,短暂的相交重逢,令二人皆感到极大的宽慰。高适回任后很快寄诗来曰:“人日题诗草堂,遥怜故人思故乡。柳条弄色不忍见,梅花满枝空断肠……今年人日空相忆,明年人日

知何处。”(《人日寄杜二拾遗》)三年后高适歿了,杜甫作《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》,算是与前诗应和,“今晨散秩眼忽开,进泪幽吟事如昨……叹我凄凄求友篇,感时郁郁匡君略”。从诗句中我们能够清晰地感受到杜甫的心情有多么激动,他是多么痛惜失去这位朋友啊。

其实,在杜甫不得意的一生中,他内心之中真正的痛苦是那种巨大的,事关家国命运的痛苦,是“致君尧舜上,再使风俗淳”而不可得的痛苦,也是“穷年忧黎元,叹息肠内热”却无能为力的痛苦。有关个人的命运蹭蹬,他只有感慨世情的“朱门酒肉臭,路有冻死骨”,或是将个人命运运作为“喻体”,进行“赋比兴”的“入门闻号咷,幼子饥已卒”。他极少写到自己的官场处境,大约只有这组《江头五咏》,才是他面对不健康的工作环境时所做的比喻与感发。

杜甫在浣花里的草堂建成之后,从老友高适来访,到另一位老友严武离蜀赴京,这大半年的时间里,或许是杜甫较为安定的人生时段。需要说明的是,严武推荐杜甫“检校工部员外郎”是两年后他二次督蜀的事,此时杜甫最多算是严武的众多幕僚之一,没有固定收入。这一时期,安史之乱尚未完全结束,跟随唐明皇入蜀且居留于此的官员如过江之鲫,避乱入蜀的士族文人则成群结队,他们全都要烦人托窝找严武这类地方大员谋取饭碗,难免会将广有诗名的杜甫视为竞争对手。从另一方面讲,严武与杜甫乃朋友之交,官场地位有云泥之别,他招杜甫入幕也仅仅是借老怜贫,我们后代读者万万不能以己之意揣度古人,责备严武不够朋友,或是责备杜甫不知履足。

杜甫在《江头五咏》中,对工作环境的嫌弃和厌烦,是针对幕府中同僚的。“不觉群心妒,休牵众眼惊。稻粱知汝在,作意莫先鸣。”这是《花鸭》诗的后四句,诗人将自己的兴发感动表达得很是直白,同僚的妒意,诗人是控制不了的,他只能在主人投喂“稻粱”的时候,退避开些而已。

杜甫在《江头五咏》中的处境与现代社会中的职场非常相似,诗歌主旨也很相近。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,在任何时代和任何生活环境中,君子都不容易,因为君子有所“固守”,知道自问自责,于是他们在人群中生活就困难,人数自然不会太多。但是,那又怎么样呢?中华秋沙鸭特立独行,固守了一千多年,没有被驯化成“北京填鸭”,如今仍然存在,而且被人珍视。所以说,不肯流俗,守护君子之道,也是人们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可以选择的一条人生道路,尽管这条道路很艰难,但它能让行路之人内心安适,无愧无疚。今日探访中华秋沙鸭,居然联想到杜甫,也算是有感而发吧。

## 那片遥远的山岭

赵刘昆

其实,过了许久以后,我才发现自己活成了一座山。

生下我的是一间新屋子,还泛着纯木的微黄和清香,沉重的云把它压在山脚下,无比踏实。树木和庄稼来回穿插,把村庄切割成一块块彩色的蛋糕,人们迷失于其中,像一个个丢失的快递,无人问津。

据说,那日父亲种下一棵柏树,比我矮了不止半截。之后的每一天母亲都在变胖,这与人们贫瘠的想象力背道而驰,因为吃不饱饭的他们从未见过一个变胖的女人。后来,每一个人人都知道母亲病了,然而母亲天天都活跃在田间地头,这再一次跃出了人们的想象,在他们眼里,病人就应该躺在床上!

我完全是一派萧条的样子,没有人在意,仿佛在秋天出生的我命该如此。第二年,那棵柏树就追上我高出了我的高度。它绿得发黑,像是画上去的一样。母亲依然红润,像一个真实的苹果。后来,我学会了走路,走出了院子,第一次站在山脚,看到了大山如何把整个村子踩在脚下,无人幸免。

小叔是第一个从大山脚缝里爬出去的人,后来一路去了内蒙古学医,直至光荣返乡。然而他对生活却不甚满意,他对我刚考上了高中的姐姐说:“老人们都期待我们通过读书走出大山,可是走出了才知道还是这一片蓝天绿水最让人留恋。”姐姐不信。直到她考上了大学,到成都求学一年以后,她才把这话告诉我。只是那时的我也不相信。

在我出生的第二年,那棵柏树就比我高出了半个身子,直到它长得和围墙一样高,我才真正放弃了比较,因为全村没有一个人的身高能够超过那面围墙。过了一年,我到银川求学,干燥的空气和广阔的宁夏平原都让我惊讶不已。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,我都沉浸于大城市带给我的新鲜与惊奇之中,仿佛一片天突然抹去了所有乌云。然而持续的空白也让我疲惫不堪,我开始想家,想那棵永远比我高的柏树,想那座从未登顶的山峰。

长春的空旷远甚于银川,我内心的空虚逐渐在平原上漫溢,无法阻止。四年没有回家了!

我的柏树,我的山峰,我的亲人,仿佛迷雾一般,笼罩着我。飞机、高铁、汽车,经历了多次转折,我终于回到了这片狭隘的土地,这颇像小说的叙事。它只有一条路,一条河,一排稀疏的房,然而却一眼望不到边的山岭和绿得发烫的波浪。

换了许多东西:村长不再是那个老迈的男人了,它成了另一个男人老迈的身份;路面没有一粒石子,光滑得像东北的冬天。又多了一些东西:比如整洁的墙面和直挺挺立着的太阳能路灯。同时也意味着一些烟雾的消匿:比如凹凸的墙面,斑驳的红砖,弥漫的烟雾,缭绕的“动物体香”,以及宽阔的天空……

爸妈是极为高兴的,不仅是因为我回来了,更是因为在他们看来,日子开始有了可以触摸的形状。我明白,我已经成了一个被割离的“客人”。这就是成长的代价。

姐姐不久也回来了,带着成都的一家老小。过年之后,他们都不想走,尤其是她那游历了大半个中国的婆婆,想要在大山里安家。可惜前不久,她婆婆突发脑溢血去世了,本来说好今年回来一起过年的……

弟弟今年去南宁求学,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期待,像我和姐姐当初一样,几乎是抱着一种出走的心态离开的,而后又无比思念,想要回来……

小叔还和以前一样。他遇见我的时候,云正从头顶游过,他告诉我,他还是向往山里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的生活。他说自己好比一条鱼,觉得这儿才是他的海洋,即使要忍受酷烈的阳光、单调的气息,他也愿意回到这片阳光照耀的土地上。不过他也知道,父母肯定不会答应,毕竟好不容易才走出大山,待在山里只会被人耻笑!我甚至怀疑这是一种保护机制,让更有能力的人到外面的世界闯荡,把这一片安静的土地留给那些平凡人,让他们安稳地栖息。

一场细雨过后,老家的林间长出无数高耸的新房,如雨后的蘑菇一般,需要人去发现。而那棵柏树则永远留在了那枯井一般的苍老里,除了它,周围的事物都在变老。



插图 小竺西

至于那些新房,里面的新物远远超出时间的想象。比如马桶,已然“走进”了屋子的中心,放在以前,恐怕没有任何人敢做这事儿,因为夏天苍蝇蚊虫和排泄物的味道,会把人“赶回”史前时代。

而那些最可贵的旧物件——村里的老人们依然健在,他们也没有想到自己竟然活了那么久!这一次,我和年近古稀的爷爷一起,爬上了那座孤耸的山峰,阳光漫过云海,淹没了整个视线。

没有村庄,没有他者,山成为了唯一的神。人永远在山下,然而通过数十年的持续攀爬,却也可以成为山的一部分,甚至是山本身。爷爷岁终之时做到了,而我,还未而立!

(作者系吉林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)

编辑手记:

山明水秀,曲径通幽,大山深处自有其无法言尽的独特魅力。但对山里的孩子而言,大山是故乡,却也是无法摆脱的桎梏。然而在作者赵刘昆的《那片遥远的山岭》中,我却看到了不一样的乡愁。

“我”生于大山,自学会走路那一刻起,便看到这庞然大物宿命般将全村踩在脚下。小叔、姐姐,还有“我”和弟弟,我们接二连三地逃于逃离这里,逃离大山的包围。大城市的求学生活的确给“我”带来了无数新鲜与刺激,可当生活渐渐归于平淡,思乡之情满溢,“我”竟读懂了小叔当年话中的怅然。

那座从未登顶的山峰,于“我”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?身为异乡人,客居他乡,乡愁难解,可重回大山,又被家人视为离开后暂归的“客人”,究竟哪里才是“我”的归属?

大山的生活沧桑巨变,归乡的少年心境也与从前大不相同,而唯有那座孤耸的高山依旧巍峨矗立在原地,庇佑着山里的人,也成为那些走出大山的游子们千里之外的念想。

这篇作品便是作者思乡之情的产物。多年在外求学,望着学校窗外一望无际的白杨林,景色的巨大差异不禁让他想起故乡那片蜿蜒起伏的山岭,字里行间情不自禁流露出丰沛饱满的真挚情感。这份强烈的思念唤醒的不仅是他对故乡的记忆,也是对大山生活的一种审视、反思、告别与成长。

山里的少年始终想走出大山,然而钻出山脚见了外面的繁华都市,却又无比怀念平淡无忧的山间岁月。

这又何尝不是一场人生的围城?围城之外是围城,围城之内亦有围城。人生之惑,往往皆在这进城与出城之间。

逃离还是顺应,唯有循着心之所向,终至所归。



青春园地

本专栏面向全国高校在校生投稿邮箱 wyzkzhuannan@sina.com

2023年1月17日,敬爱的韦力校长安详辞世,享年99岁。如韦力校长在世时很多校友祝福他的一样,可谓“仁者长寿”。一时间,关于韦力校长的很多往事,不断萦绕在我的脑海里。

大学毕业前,到天津一中(以下简称一中)实习成为当时中文系很多学生的首选。那时对一中的印象,就是一中有个名校长——韦力,记得每到全国“两会”时,韦力代表出境率很高,这恐怕就是名人效应吧!1994年秋天,我们几个在一中实习的师大中文系学生,在校园里见到了韦力校长,他好像和我们很熟识的样子,目光和蔼,见我们有意和他说话,便健步走过来和我们逐一握手:“教坛新秀,一中欢迎您!”后来我才知道,那时他刚刚离休。

半年多后,我如愿分配到一中工作。我清楚地记得报到那天是1995年7月6日,转天高考。作为待考的考场,校园里静得出奇。印象最深刻的是,墙上那醒目大字“发扬一中传统,创建一流校风”和“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,艰苦奋斗的作风,自理自学的能力”。直到最近几年,我才感觉到这两句话真是字字珠玑,历久弥新。前一句强调了一中对传统和风气看重,后一句是韦力校长作为教育家、革命者,结合自己的人生追求,为学校制定的校训:引导师生确立做人的目标方向和毅力品格,鼓励师生健康成长,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。

在一中工作的19年中,有一个场景我始终难以忘怀:60周年校庆时,各届校友返校。那天清晨,一些校友比我们这些活动的组织者来得还早,他们是在等待韦力校长。当韦力校长一如往常走进学校时,校友们像清新的溪流奔涌向大河一般“涌向”韦力校长,无论年龄高低,校友们都饱含内心的问候和祝愿,送给这位德高望重的教育家。那一刻,不得不让人思考韦力校长何以有如此的魅力!

退休多年的副校长廖增楨老师,在谈到韦力校长时说:“韦校长给一中带来了延安作风!”曾经参与过1997年校史陈列馆筹备的张国瑞老师说:“韦力校长可以算作一位无产阶级教育家。”一位校友在一篇名为《一中给我们的印象》的文章里,列举了一中留给自己的记忆片段,其中大都和韦力校长有关:韦校长经常极富感染力地给师生做国内外形势报告;1963年,一中师生奔赴水高庄抗击洪峰,韦力校长第一个跳入洪流,以身护堤;清晨出操,韦力校长总是站在领操台上带领学生做操;韦力校长经常拎着椅子到各班听课……

我和韦力校长接触,是从协助赵维忠主任服务校友会开始的。近距离接触教育大家,方知英雄本色。韦力校长作为革命者的很多品格,给一中注入了无穷的魅力,他干练睿智,不喜繁文缛节,所以一中不重形式,看重实质;他毅力顽强,乐观自信,胸怀宽阔,知人善任,所以一中公道处理,自信争先,人尽其才;他思维敏捷,办事依规依矩,严谨不盲从,扎实不跟风,果断不拖沓,说到就做到,所以很多人都爱说一中“大气”“硬气”。

韦力校长有一次和我闲聊时说:“解放初期进城的时候,我的工作是在接管津沽大学。我们几个接管的进城干部,都是二十几岁的小姑娘,可谓‘初生牛犊’。后来,当时的市领导找到我说,我们要办共产党自己的学校,你要立志做共产党的教育家。”话语间,老校长脸上带着几分自豪。

韦力校长说:“我小时候的理想是做飞行员,开着飞机去和日本帝国主义拼命。”他的这个理想,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一中上学的学生都知道,他经常用自己的经历、志向、理想,深入浅出地给学生讲国际国内时事,激发学生为国家而学、为民族而学。即便在“文革”中,韦力校长受到残酷迫害,被贬去打扫厕所,他仍不忘鼓励师生勤学上进。他有信念,时刻教育一中师生有信心:“一中就是要争第

一!”记得90岁高龄的韦力校长在参加校友聚会时,题写了“魁勇志”三个字,他解释说,“魁”就是第一,“勇”就是要一往无前,“志”就是志薄云天。他人生的这股劲儿,让一中形成了坚实的凝聚力。

他是教师的知心人,他和知识分子真交心。一位老教师曾和我谈:“有一年,我患病住院,最让我没想到的是,韦力校长一个人拎着水果,一个、一个病房查问找到了我。当天,医院的电梯还坏了,校长是爬楼梯来看我的,这件事我总也忘不了。”记得2009年盛夏,一位病危的老教师临终前,让家属致电学校请求见韦力校长。当时,我们考虑天气太热,校长又这么大年纪,还是劝老人家别去为好。我给韦力校长打电话,校长接电话时说:“放心,我没有问题,老战友病危要见我,我一定要去!”最终,韦力校长还是来到了那位老教师的病榻前,与那位老教师做最后诀别。以前,我总是听说韦力校长与老师们的真挚情谊,这次亲见,让我们这些在场的年轻人无不为之动容。

韦力校长对学生的关爱,更是在校友中传为佳话。韦力校长不唯知名校友是交,为学友们盖好被子。回忆往昔,很多华侨校友流下了眼泪。还有一次,我接待一名返校的老校友,正谈到韦力校长时,恰好韦力校长走进来了,那位校友激动极了,讲了很多师生往事。话别后,不想,韦力校长又匆匆地赶回来了,他握着这位校友的手,深情地嘱咐道:“我专门回来没有别的事,就一句话——一定要保重身体!”

韦力校长说自己年纪大了,一般活动便不参加了,但是只要有校友活动,他仍坚持参加。有一次,我把校友活动的时间、地点告诉韦力校长后,提醒他校友开车去家里接他,韦力校长马上说:“小孙,千万不要让校友跑,地点我知道了,公交车很方便,我愿意自己到处走走。”2010年前后,著名歌唱家高曼华校友、李光羲校友、天津音乐学院原院长王惟正校友,先后举办个人音乐会,已是86岁高龄的韦力校长欣然前往祝贺。音乐会前,韦力校长与众多一中文艺界校友叙叙旧忆,谈笑风生,但人们如何也想象不到,老校长的夫人已是癌症晚期,他正在承受着多么巨大的心理压力!

2007年校庆,我协助几位校领导整理一中校史。回顾一中,就离不开韦力校长。我们翻检了韦力校长的大量讲话、手稿、笔记及报纸、教育研究部门刊载的他的多篇文章和相关报道。我们像探矿一样,在合作开掘一座探过社会主义办学规律的“金矿”。作为教育家,韦力校长高度重视学校的党的建设,注重以师德为师。在梳理韦力教育思想时,有一天,我们在校友会办公室恰好见到韦力校长,大家一起邀请韦力校长用最精练的话,概括出自己的教育思想。韦力校长当场笑着说:“这可是个大问题,我想一想,尽快交卷。”我们原以为韦力校长会长篇大论,数纸千言。但几天后的一个下午,韦力校长来到学校,看到我们几位都在,便从口袋里拿出一张很小的字条,笑着说:“村夫浅见,求教方家啊!”老校长的字条上清晰地写着这么几行小字:“校贵质量,校风第一;教学学识,师德第一;学贵精博,质量第一;管贵效益,威信第一。”

不好名头,不尚虚饰,没有长篇大论,不掉书袋,鲜活的教育实践使韦力校长的教育思想朴实、深刻、管用。其实,真正成名成家靠的是信念实干,靠的是平和付出,韦力校长做到了。

至今,我珍藏着一本《校长足迹》的书,出版于1996年。书中收录了韦力校长的一篇文章《丹心照校史》。我以韦力校长文章中的一句话作为该文的结语:“我自豪地看到一中校友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光辉成就,校友身上体现了我的人生价值,使我的共产主义理想得到延伸。我的一生没有白过,没有辜负共产党员的称号。”

## 文艺周刊

第二九四八期

### 情溢葡萄园

周玲玲

那一日,与你相约,我来到了这个地方——你的葡萄园,两亩园地依着半亩方塘。

静立其间,听风走过绿叶的声音。仿佛从垄头水边踮踮而来,带着三分微凉,七分幽香。

你微显粗糙的手,托起一串紫色珠玉,完整地摘下给我,我轻拈一粒放入口中,那滋味啊,满口清甜,溢着花香。

你说,这是玫瑰香,那条垄上,还有无籽露、金手指、夏日阳光,多么好听的名字,串串玲珑宛若岁月凝香,将一季诗意的柔软,溢满我的心房。

阳光穿过叶片的罅隙,洒在你的身上,让一双眸子满含喜悦,我在祈祷

眼角眉梢儿,诉说着岁月的温良。

其实,你恰似这园中,一株玫瑰香。

经一番风吹日晒,多一分甘甜浓郁。待到收获日,你便又是一株花颜,盈盈而立,流淌着馨香。

### 打工前夜

陈昌发

月亮青草,树冠影团,顶着颤颤的云朵,粉蝶翩跹起舞,那样怕伤筋骨,小心翼翼护着小心翼翼,轻轻松松追着轻轻松松,田螺歪躺着,怕鱼儿敲响,飞鸟点缀山镇的景色,诱惑我去远行,黑夜房里,梦幻的光影,像铺上几行迷蒙的短诗,嘴唇翕动,唇纹收缩——我在祈祷

醒了的鸡群,齐队似的鸣喊,四周啼声环绕,守住黎明前的时辰,像围住我的神经……

### 立冬影像

何愿斌

### 野菊

丹桂飘香,菊花盛开,这些抱团的小东西,像娃娃的指掌,却如此经得起风霜,餐风饮露的无家,密密匝匝,在贫瘠的山野,让我想起那些名字里带菊的女子

### 芦苇

当它出现,冬天就莹白一寸,向着飞雪的严寒迈进,白茫茫,未知归程,当它消逝,春天就靠近几分,地裹包裹宿根,叶青青,擦亮天庭

### 牡丹

像婴儿赤裸,更换一套新衣,曾经姹紫嫣红的花枝,需要在立冬前翻土,枯叶凋零,这样早早冬眠,几乎没有人认得它是一株牡丹,那样大红大紫过,在十里春风中不可一世

本版题图 张宇宁